

譯文能比原文高明嗎？

黃邦傑

拙著《譯藝譚》曾引香港電車自動入錢箱上那句話：“Please tender exact fare”及其中譯：「恕不找贖」為例，說明「同義反譯法」這一翻譯技巧；同時還指出，就表達而言，中譯比原文高明，理由是，原文雖寫明乘客應付的是“exact fare”——「確切的車費」，實際上所付的並不是非“exact”不可。譬如成人的車票是六毫，乘客投入的錢少於六毫，自然不是規定的“exact fare”，可能被控違章；但如投入一元硬幣，甚或投入一張「金牛」（千元面額鈔票），雖非“exact”，但肯定無妨。如此說來，電車公司並不管投入錢箱的車費是否“exact”，只要你投入的不少於六毫就行。而中譯「恕不找贖」，正好表達出這一層意思。

新晚報有一位朋友評論拙著時，認為「中譯比原文高明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一般地說，這位朋友的話並不錯，尤其從翻譯理論的角度看，「中譯比原文高明」的說法似乎不通。因為我們不是主張要忠於原作嗎？這忠於，不僅對深層的語義和思想內容而言，就是表層的形式，包括文體、風格、色彩，乃至節奏的表達，均應如是。換句話說，達不到以上這些方面的要求，甚或在某一方面表達不出原作的分量，固然是不忠不信；但是譯過了頭，譬如過分誇張了原文的風格，使用了濃厚的民族色彩的詞組，採取了跑野馬般的意譯，甚至肆意引伸，強加己意於作者，等等，這也是過猶不及，同樣是不忠於原作。

因此，從表面看，「中譯比原作高明」自是不忠不信。

然而，要做到銖兩悉稱，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或者像某些譯論家提出的所謂「等值翻譯」，那固然好，但談何容易？在實踐中，譯文能比較接近原文就很不錯了，要求百分之百與原文等值，只能是個理想，我國許多資深的譯家均持這一見解，如朱光潛先生就說過：「譯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註①〕。錢鍾書先生則說：「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的內容和形式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也時常有距離，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裏，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和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合原文」〔註②〕。1951年傅雷在《高老頭》一書的《重譯本序》中也提到：「即使最優秀的譯文，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於不及」〔註③〕。西方的譯論家如奈達，也提出了「對等而同一」、「最近切的對等」或「靈活的對等」〔註④〕。

因此，在實際翻譯過程中，不是「不及」，就是「太過」，或者說，不是 undertranslate，就是 overtranslate。也許，undertranslate 的時候多一些，但也有 overtranslate 的時候。總之，overtranslate 就是譯過也可能是文字色彩過濃了一些，漂亮了一些，但從歸宿語言的角度看，反而顯得更加暢順，或更加顯露出原意。

其實，「譯文有時比原文高明」這種體會，中外的譯家都是有的。

錢鍾書指出：「翻譯者運用歸宿語言的本領超過原作者運用出發語言的本領，那是翻譯史上每每發生的事情。」〔註⑤〕錢氏在這裏指的是譯哈葛德（Sir Henry Haggard 1856-1925）的小說。他甚至說：「寧可讀林紓的譯文，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簡單，林紓的中文文筆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筆高明得多。」

林以亮先生在《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一文中提出：「甚至可以說翻譯的成果反而超越了原文」——林先生說的是一篇小說的譯名。原文叫 Two or Three Graces，譯者套用了詩經的「二三其德」。這譯名不僅暗合女主人公 Grace 的際遇和個性（嫁了三次，其性情、嗜好以及人生觀都隨着新嫁的丈夫而改變），而 Grace 譯作「其德」，也是音意合譯〔註⑥〕。

類似的體會還有：

高雲浩華（J. A. Kouwenhover）在其“The Trouble with Translation”一文中談及：「法國詩人布德賴（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譯愛倫坡的詩比愛倫坡寫的原詩更為出色。人們都讀布氏的法譯詩，而不讀愛倫坡的原詩」。據說 Walter Pater 就是如此。

歌德甚至認為 Gérard de Nerval 法譯的《浮士德》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文字更清晰。

同樣地，根據 H. Traubel 的說法，Walt Whitman 也不否認 F. Freiligrath 德譯的《草葉集》可能勝過英文原詩。

這就是我們收集到中外譯家認為「譯文有時可比原文高明」的一些體會。下面不妨再舉一些實例來看看：

As we were riding the waves, with eager eyes searching the horizon,.....

這一例要談的是 horizon 一詞的譯法。這是一個很普通的詞，本身也難以引起美的感覺。如查字典，你會到找「地平綫」這類的譯詞。但這裏講的是海上觀鯨，你怎麼也不可能用「地平綫」來譯。牛津的 ALD 詞典倒是別出心裁譯作「海平綫」，但這似有杜撰之嫌，因為漢語並沒有這個詞。至於「水平綫」則是個專有的技術名詞，另有所指。所以即使一個譯者在無可奈何之中，想湊合譯出，也難以找到一個合適的詞。也許意譯作「遠處的海面」算將就了，然而上乘的譯品當是：

遊艇破浪前進，我們也放眼向水天相接處搜索，……

這「水天相接處」譯得何等高明！不知比原詞 horizon 漂亮了多少，可以說是得自唐

王勃《滕王閣序》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而在同文的另一處，作者又使用了 horizon 這個詞，譯者這時則稍作變化，避免重複：「遊客向水天合一的地方指點着」，也收異曲同工之效。

下一例同樣可說明譯文超越了原文：

It was one clear and calm day in mid-January.....

這 one clear and calm day 也是十分平常的一組詞，如譯作「晴朗而平靜的一天」固屬下品，就是譯作「天氣晴朗、無風無浪」也是失去文字對稱之美，只算是得乎中而已。然而一位譯者却是這樣表達的：

今年一月中，在一個天朗氣清、風平浪靜的日子，……

這就是翻譯技巧上的所謂「鍊詞」了，把一個普通的字眼錘鍊得如此貼切、舒暢，既講求了文字對稱之美，讀起來也朗朗上口，這使我們想起《岳陽樓記》那幾句：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你看「春和」接近 mid-January，「景明」當是 clear，「波瀾不驚」譯 calm 最切合。

下一句則在多個詞和詞組上的譯法勝過了原文：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at the end,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這是哲學家羅素寫的一篇文章：How to Grow Old，以 river 比喻人的一生。其中 recede 一字本是個普通的詞，卻很不易表達，一般詞典的釋義是「後退」、「縮小」，與「兩岸」（banks）不好搭配；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和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都沒有甚麼特別的字眼，但如何在表達上不落俗套，則十分不易。譬如譯作：「最後和大海融匯在一起，看不出任何停頓/中斷/轉折」，均屬下乘，至於 painlessly 一詞，譯作「毫無痛苦地」，實難與上下文結合。下面的譯法，不妨套句俗語：「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譯文中那幾個詞和詞組的表達都比原文的出色：

其後河面逐漸展寬，兩岸相距愈遠，水流也愈趨平緩，最後則流入大海，與海水渾然一體，看不出兩者有任何界綫，自然而然地結束其單獨存在的那一段歷程。

以上幾例英譯中已足以說明本文的論點，下面更引幾個中譯英的例子，也許能把問題說得更通透。

我方現特誠懇請你方明白我方已竭盡所能，作出了重大讓步。

經過文革「讀書無用論」的影響，目前大陸的中文頗有下降的趨勢，一般地方機構的來信寫成這樣，絲毫不足為怪。但英譯不必要像原文那樣不通不順、不文不白，下面的譯文確比原文明顯地高明：

We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will accept our substantial concession, which was made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n our side.

下例也有相類似之處：

我們多謝貴公司竭誠提出寶貴意見，使我賓館不勝感激。我館一定努力改進，提高服務質量，注意服務態度，使客人產生親切感。

這段文字不僅欠通，如「竭誠」（不用以說對方），而且寫得十分囉唆，如「努力改

進」，「提高服務質量」、「注意服務態度」，都是相近的意思，英譯就簡明可讀：

We fully appreciate your candid opinions and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shall do our best to improve our work, so that the guests will find in our hotel a home from home.

最後且舉美國女詩人 Amy Lowell 譯的一首詩並引用一位兼卓絕的漢語語法家出色的譯家呂叔湘先生的分析作結：

羅袖動香香不已，
紅蕖裊裊秋烟裏，
輕雲嶺上乍搖風，
嫩柳池邊初拂水。

這是唐朝楊玉環寫的小詩，贈與一位舞孃張雲容，楊氏是一位貴妃，寫詩非其所長。這詩雖然也用了幾個暗喻，但很難說有多少詩意或韻味，然而 Lowell 的譯詩就顯然不同了，不知高於原作多少級數：

Wide sleeves sway
Scenes,
Sweet Scents
Incessant coming

It is red lilies
Lotus lilies
Floating up
And up
Out of autumn mist

Thin clouds
Puffed,
Fluttered
Blown on a rippling wind
Through a mountain pass.

Young willow shoots
Touching
Brushing
The water
of the garden pool.

呂叔湘先生指出：「這首詩譯得很好，竟不妨說比原詩好。原詩只是用詞語形容舞態，譯詩兼用聲音來象徵。第一，它用分行法來代表舞的節拍。行有長短，代表舞步的大小疾徐。不但全首分成這麼多行，不是任意爲之，連每節的首尾用較長的行，當中用短行，都是有意安排的。第三，它盡量應用擬聲法（onomatopoeia），如用 puffed, fluttered, rippling, touching, brushing 等字……，所以結果比原詩更出色」〔註⑦〕。

末了還想回到本文一開始引的 Please tender exact fare 那一句，因爲新晚報那位朋友還有一點批評，我想順便在此回應。那位朋友認爲：原文「比較客氣、有禮，恕不找贖！（注意這個感嘆號）〔註⑧〕，却是硬梆梆的，有點像高高在上的人訓斥在下位者。」其實，那位朋友可能疏忽了，中譯所用的「恕」字是「請求寬容」〔註⑨〕之意，其語氣絕不比 please 輕，而只可能更客氣、更有禮。絕非「像高高在上的訓斥在下位者」，因爲長官訓斥下屬，哪裏還會請下屬對自己「寬容」或「原諒」？

註釋：

- ① 朱光潛《談文學》，開明書店，1958。
- ②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翻譯論集》，劉靖之，頁302-303，香港三聯書店，1981。
- ③ 傅雷《翻譯與臨畫——〈高老頭〉重譯本〈序〉》，《翻譯論集》，劉靖之，頁68-69，香港三聯書店，1981。
- ④ 見奈達（Nida, Eugene Albert）《翻譯理論與實踐》。
- ⑤ 錢鍾書《林紓的翻譯》，《翻譯論集》，劉靖之，頁320，香港三聯書店，1981。
- ⑥ 劉靖之《翻譯論集》，頁94，香港三聯書店，1981。
- ⑦ 見呂叔湘《英譯唐人絕句百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⑧ 這個感歎號是我誤加的，電車上並沒有。
- ⑨ 見《辭源》。